元秘史注

元朝祕史卷二

張氏影元槧本、自蒙力克以下分入卷二、與大典本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眞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斡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侖、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麼道、犬的每的胙肉分子、為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莎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

茶飯阿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麽道被訶額侖這般說

自你行至便喫為兩夫人語俺巴孩九字訶額侖語蓋俺巴孩為部長時待也速該甚厚是時不然故追思之以寄醴酒不設之憤也

論來阿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

以上兩夫人語

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舊訛吉今正此與下四字連蓋一人乞鄰禿黑

本紀作塔兒不台後文五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十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盃泰亦兀部官人

脫朶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

元史本紀作脫端火兒真今案脫栾延即合不勒合罕之子太祖叔祖輩也

當有察剌合名字老人勸時蒙力克父也脫栾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

太祖紀曰烈祖崩帝方幼沖部眾多歸泰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去帝自泣留之脫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為竟帥眾馳去

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剌合老人背脊上刺了一鎗察剌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眞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眾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

被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侖親自上馬。教人擎了英槍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為俺巴孩之姓氏。故史以泰赤烏部稱曰族人也。太祖紀曰。宣懿太后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撅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將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為

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鈎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一日帖木眞合撒兒別克帖兒（源流作伯克特爾）別勒古台。元史耶律留哥傳作孛魯古台源流作伯格勒德依。又別里古台傳曰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所以取天下也。四兒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眞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眞合撒兒二兒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

兒別勒古台殺了。他母親說您兒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論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
猶云形影相弔子然一身孤寒之極也源流曰特穆津哈薩尔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尔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尔所射之雀奪而食之議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岱齊果勒之鄂伯塔郭斡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
咱每受泰亦赤兀兒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蘭娘娘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眞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
昨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個魚又被他
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
着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着帖木眞自
後隱着合撒兒自前隱着將箭抽着要射他時被別克
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能報
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恁
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着等他的箭帖木
眞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源流曰由是與兩人交惡伯克特爾云要殺我便殺

切勿殺伯勒克德依伊是日後給爾等出力之人不允遂殺伯克特爾於死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個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齩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猛獸般您

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
源流曰。其母大怒斥責之曰。爾等其欲相殘相殺乎。
殆馳山之狗子與殆嚙胎之豺狼與殆顧影自搏之
海青與殆掉尾自擊之鼠輩與此與虺蜴奚異語意
與此同而文法較潔。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
間。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八每的言語引證
着。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說道。
即上文塔兒忽台乞鄰禿黑。

原撇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竟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着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劄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鬬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着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揑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着

帖木眞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鞦的鞦子脫落在地回去看阿拔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鞦子脫落阿猶可拔帶扣著鞦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麽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眞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麽

源流曰至第三日欲出時因馬鞦脫落云肚帶鬆扣則有之後鞦何以脫落此係天父止我又隔三日欲出時見一塊大白石阻路云向無此石蓋天父用此止我

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寨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眞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了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眞。帖木眞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

道裏仰卧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那個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麽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斡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眞在溜道裏卧著速勒都孫姓氏源流作蘇勒德遜鎖兒罕失剌名字的人

源流作託爾干沙喇十卷稱鎖兒罕失剌爲泰亦赤兀脫迭干家人又四卷有速勒部人之赤勒古台八卷有孫勒部都歹種之塔孩應爲同族

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愼只那般卧著我不

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剌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對帖木眞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他每散了後帖木眞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裡輪流著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阿他的沈白源流作泰拜。赤老溫源流作齊拉袞卽四

傑之一也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着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嬭子。自夜到明聽着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嬭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就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個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尚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

龍多兒蓋蒙古語鷹也元史土土哈傳曰欽察國主
亦納思曰逃鶻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
耶是當時有此語
所以將帖木眞枷開着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
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着源流作哈哈班說任
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兒弟每說帖木眞莫不是人藏了
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
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
內的羊毛撥出撥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

天氣羊毛裏若有人。何能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眞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騍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着。與了馬嬭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

宋徐夢莘北盟會編引金王寂遼東行部志。宿耶塔喇虎寨。漢言火鐮。火石。滿洲源流考曰。按滿洲語雅塔刺庫。火鐮也。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着斡難河踏

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邊着斡難河。

今內府輿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屈而西流。入敖嫩河。此卽乞沐兒合之對音也。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轉東南流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入之。卽提綳之呼瑪拉堪河也。

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着了。

帖木眞那裏相遇着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

桑沽兒河後文亦作桑古兒河今圖作僧庫爾河此克魯倫河所受水也提綱於克魯倫河下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均此河也又曰必兒喀嶺之西南幹山又南百餘里起頂爲巴顏烏喇山勢甚高大孫可勒河在巴顏烏喇山之東沽拉灰圖之西南長三百餘里以行沙地若隱若見

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名字的小山

後文四卷桑沽兒河有合勒主魯格即此地也

有個青海子

四卷合剌主魯格地面有闊闊納浯兒海子即此青

海子之名也。

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過活了。

明鄭曉四夷考曰。韃靼產鼲貂。鼠青鼠土撥鼠豽沙雞酥酪。契丹國志曰。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粱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張鵬翮行程錄曰。喀爾喀色紐地為屬國四十八旗之一。產朱隅納哈。形似黃鼠。而身短足撥可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野鼠名侏馬里罕。後股偏長前爪甚利。作穴沙中。嚙蒿坌穴口。以蔽風雪。雪深埋草。又以充食。

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騸馬八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

源流以為即代吉郭特之人泰亦赤兀惕部也。

又有一個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眞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眞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著那八個馬的蹤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個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騸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眞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

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飢渴

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眞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

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太師廣平王玉昔碑即博爾朮之孫也碑云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素敦仁禮之好納忽阿兒闌即納忽伯顏也源流作阿爾拉特阿伯巴延

止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作孛斡兒出

元史作博爾朮本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始祖孛端叉兒父納忽阿兒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鄰

好，博爾朮知兵事太祖於潛邸閻復廣平王碑曰祖博爾朮阿爾刺人，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文田案孛斡兒出四傑之一也元黃溍集有康里氏先塋碑，中述元武宗皇帝贊脫脫語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所云博爾朮即孛斡兒出矣。

說了後，踏着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着。

龍沙紀略曰，索倫人善躡蹤，凡馬有亡失者，蹤之即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

也寍古塔紀略曰滿洲善於捕蹤八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捕至數十里但一經雨則失之矣

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裡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既與作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厮射帖木真說為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厮射便回去與他厮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

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閻復廣平王碑曰。武忠志意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義均同氣。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其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卽此事也。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眞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

擠甚事說了。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為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為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盞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個喫二毋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嬭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眞做行糧。

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宜羊馬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則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

台又不對他父說騎著個拱脊黃馬馱著個青毛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

不兒吉山名以客魯漣河源頭六字攷之則即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也亦謂之必兒喀嶺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乘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敖嫩河之南即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為克魯倫河

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孩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

披鹿會要此即古回紇地也會要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近

禮物

明蕭大亨彝俗記曰匹配惟以兩姓相權男女年相君者遂爾配合貧者隨意資送同歸壻家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對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毋仍各送一衣爲贄

將一個黑貂鼠褂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

客列亦者漠北之一姓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其一爲怯列歹即此所云客列亦惕矣尋明八撰

娑陵水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龍朔三年二月移燕然都護府於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天寶初迴紇葉護逸標苾襲殺突厥小殺之孫烏蘇米施可汗自立為九姓可汗由是迄今兼九姓之號因而衛從底究厥其地依烏德鞬山嗢昆河尼瀰

元史此姓都無定字即乾隆間館臣改定亦未歸一律讀者每生眩惑今撮其大略庶得貫穿元史太祖紀曰克列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後文又曰於是怯里亦部棄汪罕來降一卷之中既云克烈又云怯里前後歧出館臣於前文改曰克哷後文改曰奇味此已令人難悟矣至於列傳尤為雜遝有稱怯列者則博爾术傳云嘗潰圍於怯列又术赤台傳云怯列王可汗怯列亦哈刺哈真并有怯列之地有稱怯烈者則肖乃台傳云怯烈氏又速哥傳云蒙古怯烈氏世傳李唐外族又也先不花傳阿榮傳皆云

怯烈氏又速不台傳奏以怯烈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是也有稱克烈者朮華黎傳云克烈王可汗札八兒火者傳云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又察直腯魯華傳云蒙古克烈氏又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事克烈王可汗是也又有稱怯列亦者則哈散納傳曰怯列亦氏是也又有稱怯列台者則鎮海傳及達禮麻識理傳皆云怯烈台氏是也核以祕史均卽客列亦惕種姓展轉殊異耳王罕本紀作汪罕卽其人也本紀曰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今按脫里乃蒙古之一部長其部名客列亦惕封

王事見後文四卷自封爵之後因以王爲汗號故亦可稱汪罕而蒙古源流又稱翁汗翁汪均王之轉聲汗又罕之別寫也本紀曰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汪罕戰逼於哈剌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于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爲盟稱爲按荅按荅華言交契之友也此卽本文契合之事矣又按荅列亦惕元謂之火州又謂之合主明滅元仍稱火州明史西域傳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

遼時有獨樂河此土兀剌河卽獨樂河之轉音也土剌二字卽然勒二字之對音居時然勒部居此地故以獨樂河名其部曰然勒也宋王溥出傳記門然勒

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所云客列亦惕卽回鶻姓之一種客列與哈剌音同也

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

會典圖說曰土拉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納哈納圖魯河紅郭爾河經中旗折西流經庫倫又經中右末旗中右旗喀嚕喀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經中左旗來會又北流經右翼左旗入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土喇河卽圖拉河發源喀爾喀中部敖嫩河源之西南百數十里許忒勒兒几嶺之西

者木兒奴之別
種[illegible]孫[illegible]有薛
延陀契苾回紇
都播骨利幹多
覽葛僕骨拔野
古同羅渾部思
結斛薛奚結阿
跌白霫等散在
磧北皆鐵勒之
部內諸部。

曰圖拉色爾西七度八分其東隔山即流入克魯倫
之忒勒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
里與北源禿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爽河自西
北合東來喀拉鄂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
會又南五十里有噶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
又西南經啟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
北來入之又西南有特勒兒郎河自西北大山合東
占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虧羅河來入之又南經
興安嶺西支阜曲曲折而西流經厄圖克山南麓折
西北曲曲流又折而西經汗山東北麓有坤河自南

來會又西有烏里雅思太河自北大山來入之又西有色兒必河自北來入之又西至色兒必嶺南麓曲曲西南二百數十里至杜爾喀拉山之北隨山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餘里有喀魯忒哈河自西南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折而正北流三百里而鄂勒昆河自西來會西十一度四分極四十九度此水源流長一千六百里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圖拉河源出韓山異域錄曰土喇河自根特山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山流出之鄂爾渾河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所脊嶺峻其山之陰皆叢林
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
我將這襖子與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個將襖子送去
見了王罕帖木眞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
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
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
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
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元朝祕史卷二

元朝祕史卷三

帖木眞自那裏回着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

名札兒赤兀歹。出於兀良哈部。

自不兒罕山前背着打鐵的風匣。引着者勒篾名字的兒子來。

即元史本紀之折里麥。他日勇戰稱四狗之一者也。與速不台傳之折里麻非一人。然速不台傳云折里麻者漢言有謀略人。則其取義相同也。

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勒答合地面生時。

斡難河邊山名。

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裘兒，秋有來者。勒 段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𢭏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閒一二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再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驚弓之鳥，猶謂泰赤烏部人也。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兒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

貢合撒兒合赤濕帖木哥斡惕赤斤

帖木哥即前文帖木格格即哥之入聲漢北聲高反入爲平故哥格通用也斡赤斤漢語少官人也唐書突厥傳其官有乙斤吐屯俟斤皆世襲其位俟斤赤斤對音足見其官甚古魏書高車之族十二姓有曰俟斤氏此以官爲氏者也脫朶延斡赤斤則合不勒之少子荅里台斡赤斤則把兒壇之少子後文有阿勒壇斡赤斤則忽圖剌合罕之少子凡稱斡赤斤皆末子故知爲如漢語之少官人也

別勒古台

太祖異母弟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者蒙古俗重嫡子也。

孛斡兒出者物饌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眞准備一個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爲被擄張本。

帖木眞弟兒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個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里小河行了。

即卷一之統格黎河也。

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

火讀爲勒。

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眞家。於大家裏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眞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眞家裏有無。這般說了。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黧草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子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問那軍每隨即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

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個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著帖木眞掃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眞後襲著繞不而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三種篾兒乞人

訶額侖前夫也客赤列都之部族也

一種是兀都亦惕篾兒乞脫黑脫阿

本紀作脫脫卽也客赤列都之兄

一種是兀洼思篾兒乞荅亦兒兀孫

後文或作歹亦兒兀孫.
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合台荅兒麻剌.
此三人為三種部落之長.
這三種篾兒乞為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即也客赤列都省文.根前奪要訶額侖冤讎.
事在前文一卷.
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其說道奪要訶額侖的讎.已將帖木眞的妻挐了.這讎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為太祖滅篾兒乞張本.
帖木眞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

孛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篾兒乞
遠了。帖木眞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
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
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
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
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嬭子酒奠了。

元潘昂霄金石例第十卷神祇祭享條曰。本朝無郊
社。如灑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據此則馬嬭酒
奠是元代舊俗祭天禮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二。以下割入卷三。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眞合撒兒別勒古台三個前往土刺河的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

本紀曰汪罕名脫里此云脫斡鄰鄰里一聲之轉耳

到了說不想被三種蔑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蔑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

以祕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爲一世孛端察兒十

二世其孛端嫡派至十七世爲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爲伯升豁兒廿一世爲也速該即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爲太祖高高祖輩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

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著

豁兒豁納黑即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圖剌處水道提綱稱爲活兒活河也族人泰赤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勒河朔地之北其北岍有小山所云客勒河朔地當即主不兒地面矣

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

王罕居太祖之西故云右手.

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

札木合居太祖之東故云左手.

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者

帖木眞兒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眞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篾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眞安荅的妻.

金史國語解曰按答海者客之通稱也元史語解曰諳達夥伴也元史畏答兒傳曰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裏有

祕史元槧本曰客額兒曠野也考烈祖放鷹於斡難河而擄得訶額侖即脫黑脫阿弟婦也然則所居當東距斡難西近薛涼格兩河間矣今其地有卡倫名布拉者正與不兀剌三字對音六七百年未之有改即其地矣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西

域水道記曰蒙古語泉曰布拉克・

歹亦兒兀孫・

上文作苔亦兒兀孫姓兀洼思氏・

在斡兒洹・

洹音桓以水名故譯者加水旁字以取易識卽今鄂爾坤河或作鄂勒昆或作斡耳汗或作鄂爾渾也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土土哈逐叛王脫脫木之兵敗之斡歡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亦曰鄂爾渾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西十四度五分極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而南源自西來會

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又有二一自北麓東
南流曰阿木勒稍烏林塔河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
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異域錄
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
旁皆山鄂爾渾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朔方
備乘曰鄂爾坤河出三音諾顏旗二水合東流北合
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
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經土謝圖汗旗轉西北流
濟爾瑪台河入之又西北流塔米爾河入之又合數
小水折東流經左翼前旗右翼左後旗與土拉河會

又東伊遜河入之又北流齊雅圖河入之又北與色楞格河會自源至此曲折二千餘里元史太宗紀二年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寒河即此河也

㪍涼格河兩閒

㪍涼格河今色楞格河也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㪍靈哥水歐陽元集偰氏家傳作偰輦傑河明鄭大郁四裔考作昔令哥河水道提綱曰凡在阿爾泰山東南水皆北會爲色楞格河又曰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以色楞格爲最大源發杭愛嶺以南凡鄂勒白稽山枯庫嶺武阿都依嶺鳥可克嶺以東杭

愛尾及都蘭喀喇山杭亦哈馬喇山與杜蘭喀喇山阿不達拉太山以北大興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數千里川澤俱滙而北瀦爲白哈爾湖爲漠北第一巨浸所合如厄赫河鄂爾昆河土喇河者得河楚庫河皆巨川也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特爾克河入之又東北流阿集拉克河入之又東北流伊第爾河入之德勒格爾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流來會轉東流南納額德爾河阿察河北納北特里河哈拉鄂倫河特里河又東流經左翼中旗中

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流來會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額赫河自西北來會又東流喀拉瑚集爾河布喀河自南來入之鄂博爾克倫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特爾格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北流楚庫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西納數小水又北流烏德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折而北流伊談珠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瀦為白

喀爾鄂模巴爾古穆河入其東南德爾集昂噶拉河入其東北復從鄂模西北溢爲昂噶拉河西北流經伊爾古斯歸城南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噶們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南流倫多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流逕博拉斯歸城北集達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薩瑪爾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南流納南來一水轉西北流伊爾泥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滿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學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聶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葉尼色河又北流逕伊

聶謝柏與東又北流科穆河自西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西北流恭羅珊河入之又北流冬古薩河入之又西北流遜多羅三色吉城東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入北海自發源至此凡九千一百餘里

塔勒渾阿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荅兒馬剌在合剌只（今剌只疑在哈[illegible]）客額兒地面裏有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到喀爾喀第三站爲哈

尼赤疑卽合剌只之對音也

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勒豁河

水道提綱作啟兒活河者是也提綱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啟兒活河烏得河衣灘朮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朔方備乘曰楚庫河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齊蘭河出齊蘭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按齊蘭勤勒亦皆對音均此河也

到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窻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今地圖齊爾河出肯特山北流入色楞格河若登肯

特山以臨布拉卡倫則高屋建瓴之勢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眞王罕兩個說我已自整搠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

元史闊闊傳曰闊闊本篾里吉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地即此山矣

與帖木眞一同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裏相會

孛脫罕即不而罕今肯特山又名必兒喀嶺者是其對音也其支脈有孛斡兒只山元史土土哈傳曰渡禿兀剌河戰於孛怯嶺疑即此孛斡兒只

帖木眞安荅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

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
　札木合居額爾古訥河。即斡難河之下游也。
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眞說了。
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
　今地圖克魯倫河出肯特山之東南麓向西南流有巴彥集魯克山水從西來注之。巴彥集即此不兒吉之對音也。

此時帖木眞在不兒吉岸行徃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

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爾稽河一曰他拉巴爾集河其巴爾稽卽不兒吉岸之河其他拉巴爾集卽此塔納小河矣又案聖祖賜克魯倫河名飲馬河御製碑建於拖諾山南麓拖諾山亦卽塔納對音矣

帖木眞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

太祖本紀作札阿紺孛

其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

卽齊母爾喀河見卷二

阿因勒合剌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

後文四卷作阿亦惕合剌合納卽此地也山如布囊

元史地理志合剌合納猶言布囊也口小腹巨因以

爲名此山名阿因勒其水口似布囊故名合剌合納

其地可以下營也

帖木眞與他每相合了

帖木眞王罕札木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

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

蒙文後書於戰前
即當古年來遠之

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搠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搠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荅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

因此語知漠北人自稱為韃靼也

若不依著呵向伴裏也不容其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糾集之時已伏參商之意宜太祖得而并吞之也

自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剌地面

渡今之齊蘭河至布拉卡倫

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脫身順着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巴兒忽真元史本紀作八兒忽真之隘以今地圖瞻之順薛涼格河則由今恰克圖互市處直至俄羅斯

之白哈爾湖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
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瀦爲巨澤曰白喀爾鄂
模亦曰白哈兒湖卽漢時北海丁零唐時骨利幹都
播二部落之少海異域錄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
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岸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
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
北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
入柏海兒湖楚庫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隔博拉二
百餘里其閒皆山沿途林藪杉松樺樹色楞格河寬
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過烏

的柏興之西三百餘里至柏海兒湖湖南北百餘里東西千餘里西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拉河自湖流出仍向西北而流滙於伊聶謝河入北海朔方備乘曰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於湖按祕史巴兒忽真必在白哈爾湖左右疑即巴爾古錫穆和屯也

那幾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間咱的軍每也緊隨着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內聽着

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轡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裡且休行可就這裡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裡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孛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兀真猶云夫人也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荅兒馬剌這三種篾兒乞惕領着三百人來時為在前脫黑脫阿的弟亦列都他妻訶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

事在前文一卷。

因此來報仇。繞了不兒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眞。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爲妻。

力士漢人語也。若用蒙古語當云把阿禿兒。

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個黑老烏般命分裏。祇可喫殘皮。卻想喫雁與鷀䳓。

金史世紀曰。慈烏北方有之。狀如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赤勒格兒意謂鴻雁向陽。鸕鷀遵渚。非烏鴉所能食也。

因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眾篾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

謂太祖終當被以誅戮.則有斬殛之禍.

刁着獨自的性命.

刁棄也.今俗作一去爲丟之字.鄙淺不古.正當借用此字耳.

黑暗窄狹處鑽入去阿可以遮救得麽道說着逃走去了.

只拏得合阿台荅兒馬剌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裡有別勒

古台取去阿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為那般但見篾兒乞人阿教骲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荅因你兩個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篾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

掠了。咱如今回去。其說了。初兀都亦惕篾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

曲音近庫。與哭同音。乃蠻主曲出律。祕史作古出魯是曲古聲近之證。今北方讀曲如曲遇之曲。則與古遠矣。蓋時代久而土語轉變。非考核不明耳。

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侖母親。

祕史中四養子之一。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着將蔑兒乞惕達達房
子推倒了。
因此語知蔑兒乞亦韃靼之種類
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
即鄂爾坤河也前文作斡兒洹此作斡兒罕洹罕一
聲之轉耳。
辯涼格河兩閼塔勒渾阿剌勒地面退了。
異域錄曰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
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
入色楞格河事物異名曰山蒙古語曰奧利此山名

塔勒渾故曰塔勒渾阿剌勒然則今土謝圖汗即故

筏兒乞地

帖木眞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回了

豁兒豁納黑者即額爾古訥河之對音主不兒者蓋蒙古稱水殆即海子之義蓋札木合所居傍喀爾喀河此河流入貝爾池復出爲額爾古訥河故亦稱爲豁兒豁納河海子也太祖欲就札木合故亦望此而行

王罕從不而罕合勒敦山背後

王罕所居黑林近土兀剌河故望不而罕山背而回

不而罕即必兒喀嶺之對音文即肯特山也異域錄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是也

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

此一地名也主兒不合蓋水之稱訶闊蓋河名也知者歐陽元傑氏家傳曰滅里棘脫脫伯吉叛於合刺山時選主三召克直普爾期以七日斬其首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脫脫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汝主耳脫脫喜迎之握手歡甚饗公公亟拔劍斬之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

而水止俗以爲水寐禱之河水湍流如初據此碑則
㑮氏本居㑮韃河卽祕史之辭涼格河也滅里棘卽
祕史篾里乞部也阿胡爾卽祕史阿闊兒矣則此河
本近篾兒乞也

察兀剌秃速卜赤惕

此一地

忽里牙秃速卜赤惕

此一地

三處地面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

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峯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欝按此即王罕打圍處無疑一則有三處谷口一則在土喇河北岸須渡過方回黑林與下文望著土兀剌河回去路徑相合也

就打圍望著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

蒙韃備錄曰韃人出征食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帖木眞札木合兩個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

下了。想酒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說了。初做安荅時帖木眞十一歲於斡難河氷上打髀石時。

元史太祖本紀曰咩撚篤敦第七子納眞詣押刺伊而部路逢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爲戲據此則打髀石乃漠北舊俗也。

札木合將一個麅子髀石與帖木眞帖木眞卻將一個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荅。

契丹國志曰宋眞宗時晁迥往契丹賀生辰還言國主皆佩金玉錐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兎然則髀

石乃擊兔所用以麅鹿之骨角或銅灌而成也楊賓柳邊紀略曰甯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麅麋鹿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閑暇雖壯者亦爲之据楊此文則此風不特蒙古并可知帖木眞與札木合所以交換髀石之故噶什哈即滿洲語指髀石也麅鹿或作狍字元史地理志昆崙以西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今蒙古各旗每歲終皆貢麅鹿也

在後春閒帖木眞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

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髏頭與了帖木眞帖木眞也將一個柏木頂的髏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荅的緣故是這般。

帖木眞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荅呵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麽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其說了。帖木眞將篾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篾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眞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

元劉郁西使記曰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曰逆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

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荅合兒崖子前鬔鬆樹下

泰亦赤兀部立忽圖剌為主之處也

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

此注全誤
札木合本意謂我
自居新十首任有
食皆出將力也

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

謂以軍士乘高臨下，則諸部可反掌而得。蓋忽勒荅合崖為不見罕山之支脈，登此則如在目中。猶趙襄子云：登常山下臨代，代可取也。亦此意矣。

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荅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

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
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祕史卷三